



作品集

第二辑



fangke

访客 支离人

Zhiliren

所有的开始与结局总是异乎寻常……

神秘+惊险+离奇

怪异的事件铺天盖地来了……

版权所有
翻印必究

中国言实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访客;支离人/卫斯理著.

-北京:中国言实出版社,2002.12

(卫斯理作品集,第2辑)

ISBN 7-80128-390-2

I. ①访... ②支...

II. 卫...

III. 科学幻想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2)第 108907 号

京图字:01-2003-1180 号

本作品(《卫斯理科幻系列》)中文简体字版由香港明报出版社有限公司
独家授权中国言实出版社在中国大陆地区出版。版权所有,违者必究。

责任编辑/詹红旗

责任校对/毛家华

封面设计/嘉 雯

策 划/嘉 雯

装帧设计/嘉 雯

中国言实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市西城区府右街2号 邮政编码 100017)

<http://www.zgyscbs.com>

电话:64924716 64924761

新华书店经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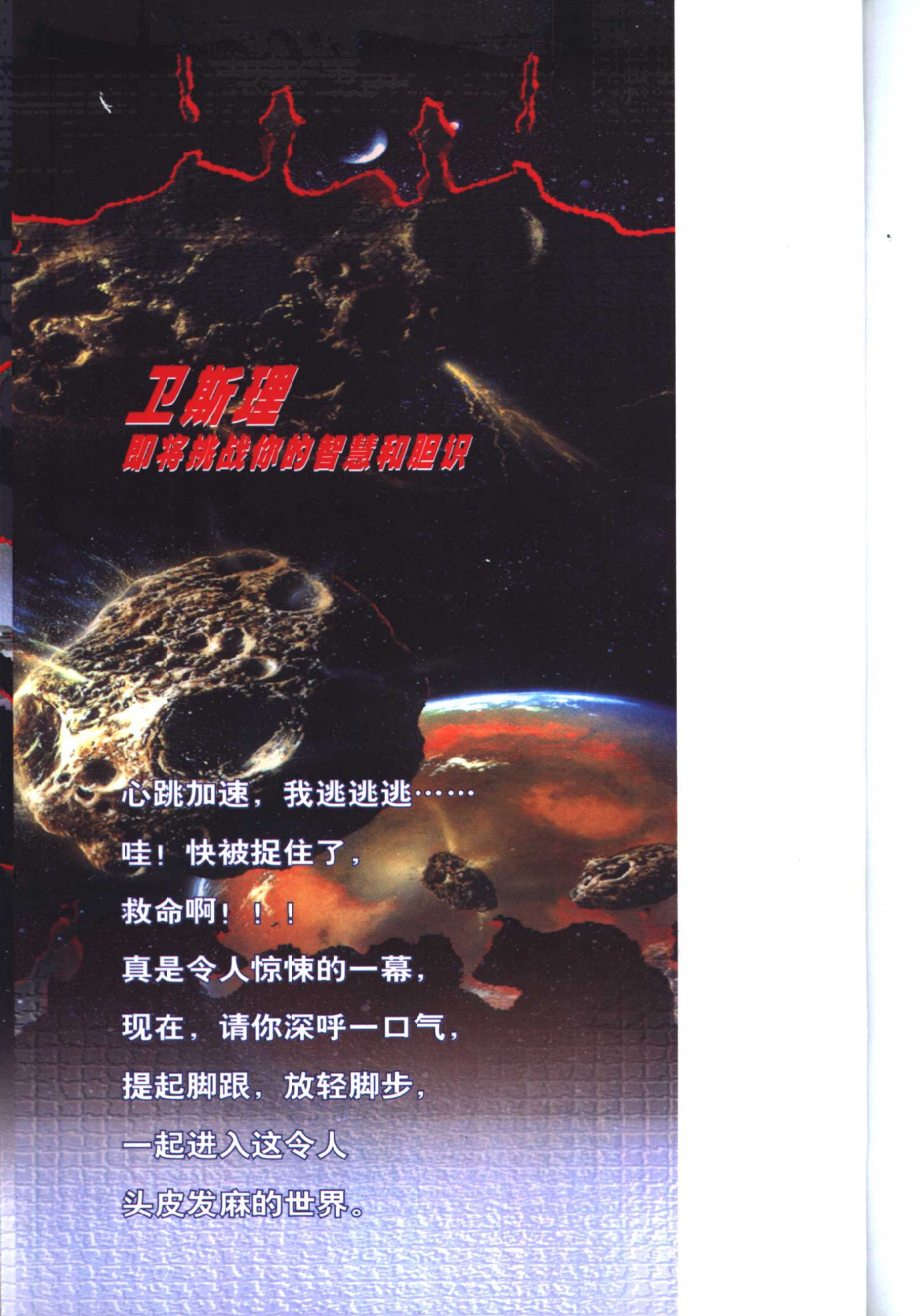
中山市新华印刷厂有限公司印刷

880×1168毫米 32开 160印张 4200千字

2002年12月第一版 2002年12月第一次印刷

定价:323元(全19册)

(如印装质量不合格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)



卫斯理

即将挑战你的智慧和胆识

心跳加速，我逃逃逃……

哇！快被捉住了，

救命啊！！

真是令人惊悚的一幕，

现在，请你深吸一口气，

提起脚跟，放轻脚步，

一起进入这令人

头皮发麻的世界。



作品集

第一辑

神素灭归壳变谜猫磁神具理人藏相墓运神探险散
之白毁之猫斯种真盗命猴探飞魄
林与回贝狐室老魔瘟玩卫迷真盗命猴探飞魄
丛理菌密年第二迷真盗命猴探飞魄
卫斯理真真空少第愿继续魂

人
花奇火人云门光船洪图律厦声空亮年睛锁险爱神
石底血人光明心大古原红新眼连探寻
钻地妖蓝蜂奇透沉地地规大古原红新眼连探寻

第二辑

手数人手惑谋码物梦座太阳方星记照刑友誓宝
杀离阴杀密怪寻灵假活皇换犀极笔毒异
宙劫支错蛊杀密怪寻灵假活皇换犀极笔毒异
宇自幽快天

者使
罪天客药地套子灵女统双无乐变备天书魂点
犯暗死间火统双无乐变备天书魂点
大黑访不无圈影搜烈血变黑迷尸后洞天招茫

第一部 死人来访

鲍伯尔因为心脏病猝发，死在他的书房中。

鲍伯尔是一个大人物，他是一个政治家，是一个经济学家，而且，他还是一个医生，他多才多艺，是这个时代的杰出人物。

医生已证明鲍伯尔是死于心脏病猝发，证明者是著名法医，可靠性没有问题，而且，鲍伯尔也已是七十多岁的人了。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人，死于心脏病猝发，那实在是一件十分平淡的事，根本不构成一个故事，但是，却有两件十分奇怪的事，掺杂其间。那两件事中的一件，简直是不可思议的。

那就是，在鲍伯尔的尸体之前——鲍伯尔是死在他书桌之前的那张高背的旋转椅上的，所以，在他的尸体之前，也就是说，是和他隔着一张桌子的另一张椅子上，也有一个死人。

那具尸体，在鲍伯尔的对面，很端正地坐着，当警方人员来到时，自然也发现了那具尸体，鲍伯尔全家都不认识那死者是什么人，只有管家和男仆，他们说在半小时之前，曾看到那死者进入鲍伯尔的书房，他是来拜访鲍伯尔的。

像鲍伯尔那样的名人，有一个陌生的访客，那也决不是什



么值得记载的事，然而不可思议的是，当法医检查那死者时，发现那死者死了至少已有三天以上！一个死了已有三天以上的人，竟然会成为鲍伯尔的访客，那实在是不可想像的事。

于是，主持这个案件的人，便认为那个管家和男仆是在说谎，以下，是案件主持人杰克上校，对管家和男仆的盘问。

（读者诸君一定还记得杰克这个人吧，他由少校而中校，由中校而上校，但是他固执如牛的性格，却一点儿也没有改变。）

杰克：（冷笑地）你们两人，都说这个访客，是在一小时之前来到的？

管家、男仆：（点头）是。

杰克：（笑得更阴冷）当时的情形怎样？

男仆：有人按铃，我去开门，来客在门外，脸色很难看，样子也很古怪，他说，他和鲍先生是约好的，在这时候来见鲍先生，我将他带进来，请他坐着，然后，我告知管家。

管家：是的，我一见他，我问他是不是石先生，因为鲍先生曾吩咐过，有一位石先生，会在这时候来拜访他，那来客点了点头，我就将他带到书房门前，因为我看到鲍先生刚从楼上下来，走进书房，我敲了门：“鲍先生，你约定的石先生来了。”鲍先生道：“请他进来。”我推开了门，来客走进了书房，我就走了开去。

杰克：（大声呼喝）胡说八道，你们所说的那个人，经过初步检验，已经死了三天，死人会说话、会走路、会约定鲍先生来见面么？

管家和男仆，面面相觑，一句话也答不出来，杰克自然更进一步逼问。

但是杰克不论怎样逼问，管家和男仆的回答，每一次都是一样的。

至于这件事，是如何会惊动了警方的呢？也必须补充一下。鲍家有很多人，那事情发生的时候，鲍伯尔的一个亲戚，带着孩子在探访鲍伯尔太太，正在楼上闲谈，鲍家还有四个仆人，事情怪的是，在那访客走进书房之后不久，屋中的每一个人，都听到在书房中，传出了鲍伯尔一下震人心弦的呼叫声。

那一下呼叫声，令得所有听到的人，都吓得面无人色，他们都迅速地集中在书房的门口。

鲍伯尔的太太，也已六十多岁，当场吓得六神无主，管家用力拍着书房的门，门内一点反应也没有，而且，门还锁着，管家和两名男仆，一起用力撞门，才将门撞了开来。

当他们将门撞开之后，所有的人，都发现了两个死人，访客和鲍伯尔都死了，所以才致电报警的。

当警方人员赶到之后，才发现了种种奇事，才发现那位姓石的访客，已经死了三天！

人死了多久，科学上有确定不移的方法，绝对可以证明，是以管家和男仆，便一直遭受盘问。鲍伯尔显然是死于心脏病猝发，他一直有心脏病的记录，是受不起惊吓的。

在法律上而言，如果蓄意使一个患有心脏病的人，受到极度的惊恐而致死亡的话，那么，这种行动和谋杀无异，像鲍伯尔那样的人，如果他突然之际发现在他的桌子对面坐着一个死人的话，那么是极可能导致心脏病猝发而死亡的。

所以，杰克上校认为管家和男仆，蓄意谋杀大人物鲍伯尔先生。

杰克上校假定的方式是：管家和男仆，偷运了一具尸体进来，放在鲍伯尔的书房之中，等到鲍伯尔看到了那个死人之后，就惊恐致死。

由于那位“石先生”来的时候，只有管家和男仆两人见过

他，一个是开门让“石先生”进来的，另一个是带“石先生”到书房的，所以，情形对他们两人十分不利。

但是也有对他们两人有利的地方，那便是鲍宅的人都可以证明，管家和男仆，已有七八天未曾离开过鲍宅，也就是说，他们根本没有机会，从外面弄进一具尸体来，完成他们的“谋杀计划”。

然而，杰克上校却是一个十分固执的人，他既然相信那是一宗谋杀，而且更可能是不寻常的政治谋杀，所以他又怀疑管家和男仆的同党将尸体送来，而由男仆、管家再送到书房去，然后，合编一套谎话欺瞒警方。

其实，杰克上校的怀疑，是很难成立的，因为谁也不会笨到以为一个死去三天之久的人，警方会检查不出来。

杰克上校却又有另外的想法，他的想法是，管家和男仆，是准备在吓死了鲍伯尔之后，移开那具尸体的，但是由于鲍伯尔的一声大叫，引来了许多人，使他们原来的计划受阻，是以只好编出一套谎话来了。

杰克上校拘捕了管家和男仆，但是又由于他实在没有什么确凿的证据，是以也迟迟未能提出指控，管家和男仆已被拘留了三天。

这是一件很严重的案子，虽然警方严密地封锁着一切新闻，但是能干的新闻记者，还是用尽方法来报导事情的经过，因为鲍伯尔是一个瞩目的大人物。

我以上用最简单的文字，叙述了案子的经过，但已经比寻常报纸上报导的详细得多了。

我并不认识鲍伯尔这样的大人物，杰克和我则很有些旧怨，他也决不会邀请我来和他一起查这件案子，我是怎么和这件案子发生关系的呢？说起来很奇妙，那也是整个故事的正式

开始——那是一个细雨霏霏的下午，本来我和人有约，去打高尔夫球，但是由于下雨，自然取消了约会，是以只好闷在家中。

就在这时，我收到了一个电话，电话是由我一个旧同学打来的，他的语气很焦急、很匆忙，他道：“你无论如何要在家中等我，我有一件很要紧的事来找你。”

这位旧同学，如果不是他自道姓名，我是记不起他来的了，虽然我们曾是同学，但是在离开了学校之后，根本没有什么来往，我只知道，他成了一位牙医，如此而已。但是他既然说有重要的事来找我，我自然不便拒绝，所以我答应了等他。

半小时后，他来了。

他不是一个人来，和他一起来的，还有一个十二三岁、面色苍白的少年。

他一进来，就握住了我的手摇着：“你还记得我就是陈福雷，真难得，这是我的儿子陈小雷。小雷，叫卫叔叔！”

那少年叫了我一声，我拍了拍他的肩头：“请坐，你说有一件要紧的事情来找我？”

陈福雷坐了下来：“是的，这件事是小雷说的，可是那实在没有可能，但是他说一定是真的，所以我只好来找你，因为我知道你对一切稀奇古怪的事，都有着非凡的经验！”

我好不容易等他停了口，忙道：“究竟是什么事，你不妨讲出来。”

陈福雷道：“我早已结婚了——”

我不禁苦笑了一下，心想这不是废话么？你要是不结婚，怎么会有一个十二三岁的孩子？

陈福雷又道：“我娶的是鲍伯尔太太的侄女。”

我不禁打了一个呵欠，他娶的是荷兰女皇的侄女，我也没

有兴趣。

陈福雷又道：“鲍伯尔死了，你自然知道的，他死的那天，我妻子正好带着小雷，去探访她的姨母，他们在鲍家时，鲍伯尔死了。”

我欠了欠身子，陈福雷的话，已引起了我的兴趣，因为这几天，鲍伯尔的死，喧腾人口，而警方又讳莫如深，是以很是神秘，如果有人在现场，可以知道其间的经过，虽然事情和我无关，但我是一个好奇心极其强烈的人，自然想知道事情的真相！

我连忙道：“请说下去！”

陈福雷望着他的儿子：“小雷，你来讲！”

陈小雷像是很拘泥，但是他还是开了口：“我到了鲍家，妈和姨婆在楼上，我和小辉两个人玩，我们在玩捉迷藏。”

我问道：“小辉是什么人？”

陈福雷代答道：“小辉是鲍伯尔的孙子，他父母死了，小辉跟祖父母住，今年十四岁。”

我点了点头，望向陈小雷。

陈小雷又道：“我们玩着，因为是在他的家中，所以我躲来躲去，总是给他找到，后来，我躲进了鲍公公的书房，他书房中有很多柜子，我就躲进了其中的一只柜子，小辉果然找不到我了！”

我坐直了身子：“以后呢？”

“过了约定的时间，他还找不到我，我正想出去，鲍公公推门走了进来，我很……怕他，躲在他书房的柜子中，一定会给他骂的，所以我不敢出来，只好继续躲着，希望他快点离去。”

听到了这里，我不禁陡地站了起来，因为陈小雷的话，实

在是有太大的吸引力了！

那时，我对整件事的了解，还没有如卷首叙述般的那样清楚，因为警方根本未曾公布整件事情经过的真相。但是，我却也已知道了一个大概，知道鲍伯尔的死，就是在他书房中发生的，而且，其间还掺杂着一点十分神秘、难以解释的事。

而如今陈小雷却说，他因为玩捉迷藏游戏，而躲进了鲍伯尔的书房。那么，莫不是鲍伯尔死的时候，陈小雷恰好在书房之中？

那实在太重要了，因为后来，被发现的两个人都死了，究竟是发生了什么事情，绝对无人知道，只能够凭揣测推想。

但如果有陈小雷在书房之中，那就大不相同了，陈小雷可以知道发生了什么事。

我挥着手，忙又坐了下来，因为这时候，最重要的是要陈小雷讲出全部事实经过，而不能有一点遗漏，所以我又忙道：“你说下去！”

陈小雷呆了半晌才道：“我躲在柜中，鲍公公坐在椅子上，他看起书来，我心中十分焦急，因为他在书房中，我就不能离去。”

陈小雷讲到那里，舔了舔嘴唇。

我对陈小雷那时的心情，倒是很容易理解的，因为陈小雷只是一个孩子，孩子对于事业上有成就，而且为人又十分严肃的长辈，总是有畏惧心理的，鲍伯尔不离开书房，他自然只好躲在柜中。

我又道：“以后又发生了什么事呢？”

陈小雷在衣服上抹着双手，道：“我躲了不久，听到管家敲门，接着，管家便道：‘老爷，有一位石先生，他说和你约好的，要来见你。’鲍公公答道：‘是的，请他进来。’我心

中想糟糕了，鲍公公不走，却又进来一个人，我更不能离开了！”

我“嗯”地一声：“然后呢？”

陈小雷道：“管家推开了书房门，我将柜子的门，推开了一道缝，向外看去，管家没有进来，一个又瘦又白的人，慢慢走了进来，鲍公公略欠了欠身，道：‘请坐，有什么指教？’那人坐了下来，发出一种十分古怪的笑声，吓得我缩紧了身子。”

陈小雷的气息，急促了起来，显然他在想起当时的情形时，心中仍然十分害怕。

他喘了几口气，才又道：“我缩起了身子之后，就未曾再看到他们两个人，只听到他们的讲话。”

我忙问道：“他们讲了些什么？”

陈小雷道：“我听得那石先生笑着，道：‘鲍先生，你知道么，我是一个死人——’”

陈小雷讲到这里，我便忍不住打断了他的话头：“你说什么？那石先生自称是一个死人？你可曾听清楚，他是那样说的？”

陈小雷道：“一点不错，他是那样说的，我当时也奇怪得很，我听得鲍公公不耐烦地道：‘先生，我没有空和你开玩笑，你在电话中，说有一项极其重要的事和我说，现在你可以说了！’”

我又接口道：“那位石先生怎么说？”

陈小雷苦笑着，道：“石先生说：‘这不是很重要的事么？我是一个死人，你是医生，你可以立即知道我是不是死人，检查一下，你就可以知道了。’我又听得鲍公公愤怒的喝问声，接着，他就突然尖叫了起来，他叫得那么骇人，我几乎

昏了过去。”

我越听越是紧张：“以后呢？”

陈小雷道：“那石先生还在笑着，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，更不敢出来，后来，我听到有很多人进了书房，每一个人都发出惊叫声，还有妈妈的声音在，我推开了柜门，完全没有人注意我，走了出来，妈妈抓住我的手，走了出去……”

陈小雷讲到这里，略顿了一顿，才又道：“那时，我才知道，鲍公公死了。”

我呆了半晌，根据陈小雷的叙述听来，事情简直不可思议之极！



第二部 会讲话的死人

我知道像陈小雷那样年龄的孩子会有许多古里古怪的念头，我也经过这个年龄，那正是人生最富幻想力的年纪。

但是，看陈小雷的情形，却无论如何，他不像是自己的想像编出那段故事来的！

我在发着呆，陈福雷一直望着我，过了好一会，他才道：“你看这事情怎么办？”

我沉吟了一下：“我看，你应该带着小雷，去见警方人员！”

陈小雷的脸上，立时现出害怕的神情来，陈福雷忙道：“我也想到过这一点，可是；可是听说警方对这件事的看法，十分严重，我们要是去了，是不是会为难我们呢？”

我皱着眉：“那么，你的意思是——”

陈福雷叹了一口气：“小雷听到的一切，总应该讲给警方听的，你和警方人员熟，我想请你带小雷去，那比较好一些。”

我道：“那没有问题，但是我们必须自己先弄清一个问题，小雷说的是不是真话？”

我直接地将这个问题提了出来，多少令得陈氏父子感到有

点尴尬，陈福雷道：“小雷从来也不是一个说谎的孩子，我是知道的。”

我盯住了陈小雷，陈小雷的脸色有点苍白，但是他的神色却很坚决：“我说的是实话。”

我望了望那孩子一会，老实说，没有理由不相信那孩子的话，因为陈小雷脸上的神情，决不是一个说谎的孩子所能假装出来的。从他的神情看来，他好像很委屈，但是仍有着自信。

我伸手拍了拍陈小雷的肩头：“好，很对不起，因为杰克上校是一个很固执的人，我必须弄清楚我们这边的事，是不是站得住脚，才能去找他。”

陈福雷道：“现在就去找那位上校？”

我道：“是的，我看不出有什么理由要耽搁。”

我拿起了电话，拨了警局的号码，先是值日警官听，又是杰克上校的女秘书听，然后，我才听到了杰克的声音，他大刺刺地问道：“谁？”

我道：“上校，我是卫斯理。”

杰克上校停了很久，不出声。他自然不是记不起我，只不过是考虑如何应付我而已。

半分钟后，他的声音才又传了过来，他道：“嗯，卫先生，你必须知道，我很忙！”

我心中真是又好气又好笑，但是他那样的回答，也可以说是在我意料之中的事，所以我立即道：“我知道你很忙，但是，有人在鲍伯尔死的时候，正躲在鲍伯尔书房的柜子中，你想不想见见这个人？”

杰克上校突然提高了声音：“谁？有这样的一个人？他在哪里？”

我道：“就在我身边！”



杰克上校大声道：“快带他来见我。”

本来，我是准备带着陈小雷去见他的，但是这时我却改变了主意，我学着他的声调：“嗯，上校，你必须知道，我很忙！”

又有半分钟之久，杰克没有出声，我可以想像在这半分钟之内他发怒的神情，我几乎忍不住发出笑声来，陈福雷显然不知道我为了什么那么好笑，是以他只是以一种十分奇怪的神情望着我。

我终于又听到了杰克上校的声音，他显然强抑着怒意：“好，现在你要怎么样？”

“你到我这里来，而且必须立即来！”我回答他。

杰克道：“好的，我立刻来！”

我放下电话，杰克虽然固执，但是他对工作极其负责，这倒是他的好处，为了工作，我那样对付他，他还是立刻来了。

我转过身来：“主理这件案子的杰克上校就要来了，当他来了之后，你将事情的经过，再讲一遍。”

陈小雷点了点头，在杰克上校还未曾来之前，我又旁敲侧击，向陈小雷问了不少问题，直到我肯定陈小雷所说的不是谎话为止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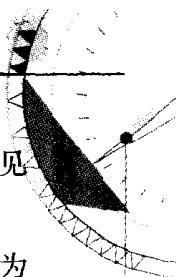
杰克来得真快，十分钟之后，门铃就响了，杰克和另一个高级警官，一起走了进来，他一进门，就道：“谁？你说的那个人是谁？”

我指着陈小雷：“是他。”

杰克呆了一呆：“是一个孩子！”

我道：“你以为一个成年人会玩捉迷藏游戏，而躲在柜子里么？”

杰克给我抢白了一句，将我无奈何，只是瞪了我一眼，立



时来到了陈小雷的身前：“告诉我，在鲍伯尔的书房中，你见到了什么？”

陈小雷道：“我见到的事情很少，大多数是听到的，因为我躲在柜子中——”

陈小雷的话还没有说完，杰克已经打断了他的话头：“说，不管是听到还是看到，说！”

陈小雷像是很害怕，一时之间不知该怎么开口才好，我皱着眉：“上校，你对孩子的态度太急躁了，你得听他慢慢说，而且先得听他的父亲，解释一下他们和鲍家的关系！”

杰克又无法反驳我的话，他只好又瞪了我一眼，坐了下来，我向他笑了一笑：“上校，别生气，等一会你听到的事，保证极有价值。”

我先向陈福雷望了一眼，陈福雷便开始讲述他和鲍家的关系，上校不断地牵动着身子。看来他对这件事情的开始，和我一样，不感兴趣。

等到陈小雷开始讲的时候，他比较有兴趣了。

当杰克上校听到陈小雷讲到管家带着一个面色苍白、瘦削的人进书房时，他突然用力拍着在他身边的茶几，“霍”地站了起来，脸色铁青，指着我厉声叫：“卫斯理，我要控告你戏弄警官的罪名！”

我呆了一呆：“为什么？”

杰克的怒意更甚，他甚至挥着拳：“为什么，你，你这……无聊透顶的家伙，你竟编了这样一个下流的骗局来戏弄我，你……”

杰克在不断地咆哮着，声震屋宇，他那副青筋暴现的样子，也实在令人吃惊。

陈小雷吓得缩在一角，一声也不敢出，连陈福雷也不知所